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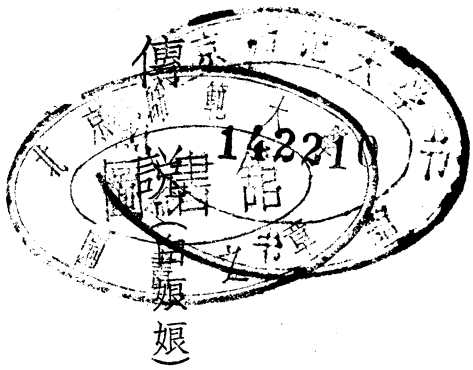
雷峯塔傳說

(白娘娘)

謝頌羔編

謝頌羔編

雷峯塔的



北师大图 B234217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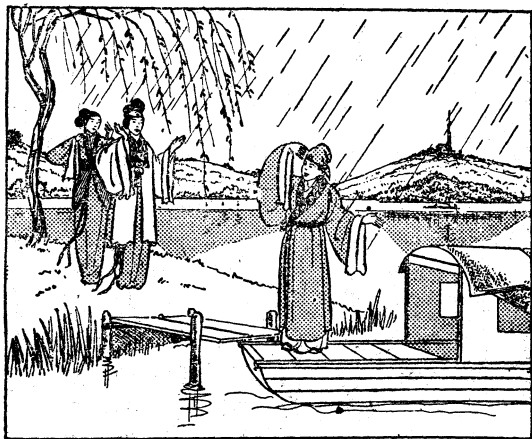
雷峯塔的傳說

(白娘娘)

一

杭州城裏住着一個平凡的平民，名叫許宣，生在宋朝高宗的時代，這位姓許的，年紀祇有二十二歲，在藥店裏作夥計，一年所收入的倘不到百元之數，所以限於經濟，不能夠娶親，但是爲人忠厚，學識雖然很淺，却能賞識：真、善、美、他看見別人的好處，便說好，而且就發生一種崇拜的心理，並不如一些老奸巨滑，常用惡意去揣想別人，他背後也不肯說人長短，所以許宣得以享受了人間的一種幸福，也是許多青年人所願意知道的。

有一天是春光明媚的日子，許宣到西湖邊去玩耍，在歸途中，天忽然下了雨，他向着湖邊一望，却巧有一隻小船在那裏，而且他也認識那船夫，許宣便叫一聲『老張』，老張即刻回答他說：『許先生天下雨了，快上船吧。』許宣上了船，大家正要預備開船的時候，前面忽然有女人的聲音，說道：『船慢些開，讓我們搭一搭。』許宣對船夫說：『老張 前面有兩位女子，不妨慢些，不知她們有甚麼要求？』老張又便把船靠岸，一回兒那一位女子走到船邊，其中一位身穿白衣的說：『對不起得很，我倆被雨所打，已經渾身淋濕了，不知道你們能生一些好心，讓我倆搭你們的船去麼？』老張問她們說：『你們到那裏去？』面上却有一點難色，還是許宣說：『可以的，你們二位女子一定受冷了，快下來，雨大，不如快開船吧！』



『……了冷受定一子女位二們你，的以可』說宣許是還

那二位女子便上了船，船小雨大，大家促膝坐在一起，好像如一家人一般，尤其是許宣覺得那二位女生得十分可愛，如今風浪頗大，雨又淅淅的打在她們的臉上，恨不得用手去遮住她們，使她們可以得到男子的保護，然而她倆是素不認識的女子，自然不敢如此冒昧了。

那二位女子，一位是穿着白衣，因為她的丈夫死了不到一年，她此次

正是去上墳，這墳是做在雷峯塔相近，還有一位是她的同伴，也可說是她的傭人，年紀還青，穿的是一件青布衣，所以名叫青青。她看見她的主婦如此的孤單，所以自從主人死去以後，青青格外忠誠於她的主婦，她倆好似一對姊妹似的，形影相依，不知道的人，以為她倆是一對姊妹花呢！

許宣為人忠厚，坐在船尾，不敢作聲，心中却在想：「如此一對佳人，真是天作之緣，得以在這隻小船中相遇。」心中十分愉快，恨不得那搖船的老張把船停在湖中。那時，他也顧不到雨下得如何大小了。

白衣女郎，為人機警，很能夠猜透男子心中的事，他便冒昧進言說：「這位先生，姓誰？」許宣紅了臉說：「在下姓許名宣，敢問女士是誰？」白衣女郎笑一聲說：「許先生，婢女薄命，不敢以賤名相告，我的丈夫葬在雷峯塔之

旁，我至今成爲一個孀婦了。」

許宣知道女子的心理，不願意說出她夫家的姓名，同時，也知道她不願意把自己娘家的姓名見告，所以他對她說：「原來如此，那末我暫時稱呼你爲白娘娘如何？」她說：「聽你的便。」

許宣又說：「白娘娘，你的同伴何名？」白娘娘也有些不好意思介紹她的名，還是許宣說：「我們不如叫她青青罷。」白娘娘說：「這就奇怪了，她的名字，本來叫青青，你不是仙人麼，何以一猜便中？」青青也笑着說：「他爲我穿了青布衫，便如此猜想，竟被猜中了。」大家在舟中說說笑笑，外邊的雨雖然很大，她們在舟中却覺得一團和氣，春色宜人了。

老張在船尾拚命的搖船，許宣對他說：「老張雨大風也大，不如把船在湖

中盪漾，我們不一定急於回家的啊！」

白娘娘說：「許先生，你的話說得不錯，不過，老張也許要回去吃夜飯，不如慢慢的搖，那末一來可以省力些，二來，大家可以早些回家。」

許宣問：「白娘娘，你的家在何處？」

白娘娘也有點難爲情，起初不肯直說，後來，便告訴了他說：「奴家在箭橋雙茶坊巷口，若不嫌唐突，得便請到舍間來玩玩。」青青在旁插入說：「許先生，不妨常來走走，我家少奶奶心中常常納悶，你們男子心中開懷，也許能使她快樂一點。」

以上的話，都是在船中說的，沒有旁人聽見，祇有搖船的老張一個人聽見。

老張也是個忠厚的長者，他知道青年的男女一碰到，尤其是在雨中舟內的談話，自然是更加熱烈，含着幾分電力，他心中暗暗的思忖道：『這樣的談話，如果給那些自命爲道學先生，或是給一些佛門的法師聽見，也許要給他們大罵一頓了。』

然而許宣很熱烈的思忖，如何利用這寶貴的雨天，他竭力的設法延長這種天造地設的機會，使這兩位女子能多一刻與他在一起。他便對老張說：『風大，雨也大，不如少用些力吧。』

白娘娘笑了起來說：『許先生，那末，你去助他一臂之力吧。』

許宣把船划搖着，在水中划了幾划便中止了，同時却希望着船不前進，他們可以多談一些三天。

許宣問白娘娘說：「你的丈夫生前做些甚麼事？」

白娘娘說：「我的丈夫是做官的，不過是一位小吏，所以沒有甚麼名氣，不過他為人中正，是一位好官啊！」

許宣說：「可惜，他人已不在了。」

青青在旁說了一句：「許先生，可憐，我的主婦常常悲痛，因為她不能再與她的丈夫會面，因此她時常上墳。」

許宣不作聲，外邊的風雨打斷了他的思路，他不知道應該說些甚麼安慰她的話，若是多讀些書，也許可以說出一番大道理來，叫白娘娘心中得到真的安慰，但是，古代的教育不十分普遍，許宣所能夠給她的便是一些普通安慰的話。不過在白娘娘看來，已經感到十二分的如意了。

船將要靠近岸了，天忽然又一變，遠遠的忽然發出雷聲，這使白娘娘和青
青驚駭萬分，她們不自主的貼近許宣，那時許宣也不自主的用二隻手臂庇護她
們，似乎表現着他能夠抵抗一切橫暴的雷霆。

最後，船到了湧金門，許宣挽了二位女子上岸，並且替她倆代付了船資，
白娘娘覺得難為情，同時身邊恰巧沒有錢，祇得讓許宣代付了，不過她對他
說：『你有便請過來，到舍間一走，我要還你船錢。』
許宣說：『不要客氣。』便辭了她倆獨自回家去了。

二

在路上，許宣也不管有雨，沒雨，儘着他的脚力，向前進，他心中却時起

時伏，生出一種電力來，這就是現代的人所謂「愛情」，他自己還不知道那是「愛情」，他祇知道一件事，如今感覺到人生的孤單，沒有白娘娘在身旁，生命是何等的沒價值。

走了不多遠，許宣遇着他的家人，拿了雨傘來接他，許宣方始知道下雨，而且雨很大，他便拿了雨傘在那兒停了一回，揩揩自己身上的雨水。

奇怪，白娘娘正在那兒走過，他倆又遇見了，白娘娘身上已經很濕，鞋兒也如同沒有穿，腳上覺得很寒冷。

許宣忙對她說：「這裏有傘，我可以借給你用。」

白娘娘說：「謝謝你，我已經先打發青青去拿傘，不久，可以拿來的，我因為腳冷，身上發顫，所以走來走去，希望不致患傷風。」



他倆在雨傘下走過去

許宣說：「那末，我可以送你歸家，他一壁說，一壁便把雨傘送上去。白娘娘不好意思推却，便拿了那雨傘，同時又對許宣說：『請你也來，雨傘很大，可容二人。』」

他倆在一頂雨傘下走過去，不久便到了她的家。這裏我毋庸述及許宣的情感，當他倆在一頂雨傘行路的時候，許宣的心是何等的熱烈，他想，『這樣的生活是何等的美妙。』他願

意照這樣兒再走十里路。

其實，白娘娘何嘗不感到與許宣同用一把雨傘的樂趣，兩個青年男女處在一頂雨傘之下，是象徵有共同的生活，是任何有靈魂的人們所願意嘗試的，不意他倆在無意中得到了。

不過在街上，也有些行人看見他倆如此的行爲，認爲太失體統，同時他們並不認識他倆，也不知道他倆是二位素不相識的路人。如果給他們知道了，也許會馬上惹出一些謠言來，因爲古代的人們對於男女的關係，是沒有健全的觀念的。

他們到了白娘娘的家門口，那時青青也走出來迎接他們。白娘娘便請許宣到她家中坐一下，並且可以吃一些茶。

許宣道：「不早了，不如歸罷！」

白娘娘覺得不便多請，所以不說甚麼，還是青青央求說：「過門不入，也不是大丈夫的行爲，許先生進來稍坐，是沒有關係的。」

許宣走了進去，看見白娘娘的家庭整理得十分清潔，門前掛着古雅的朱紅簾子，廳堂上排着十二把黑漆椅子，二邊又掛着古雅的名人山水，確有官家的風氣，同時，白娘娘對許宣說：「請坐，我到房內去更衣，馬上就可出來陪你。」

青青已經泡上一碗龍井茶，許宣因爲受了些寒，所以飲了一碗，又飲一

碗，茶味似乎特別的清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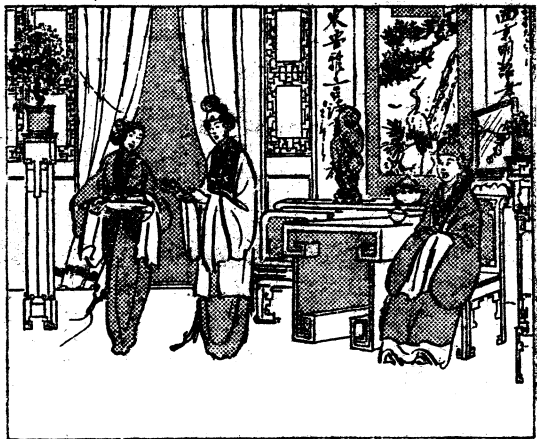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，白娘娘從內房裏出來了，她換上一件淡白的綢衣，面上略爲有點紅色，比在雨中看見時更爲美麗悅目。許宣很覺她是一位可愛的女子，所以現出一種徬徨不安的神情，便站起來說：『白娘娘我如今要告辭了。』

白娘娘說：『我更衣出來，願與你談談，豈知你馬上要去，豈非令人失望嗎？』

青青在旁也說：『我已經將晚飯燒好了，不如此吃飯吧！』

許宣不說甚麼，便坐了下去。白娘娘笑着道：『青青，你去把那雙緞鞋給許先生更換，他的鞋一定是濕了。』

許宣說：『不敢，不敢。』話未說完，青青已經把那雙主人的緞鞋，拿來



穿他給來拿鞋緞的人主雙那把經已青青

給他穿。還是白娘娘說一聲：「對不起，那鞋子也許太小，不能合你的腳寸吧！」

許宣不好意思，便把襪子脫下，換上鞋子，奇怪，那雙鞋子給他穿上，不大又不小，大家覺得這是一種湊巧的事。

白娘娘說：「這雙鞋子是我丈夫生前所穿的，我不知道它正還合你的用，如今給你穿，也許太緊了些。」

許宣說：『正好，不大又不小。』

青青也說：『真奇，主人的腳和許先生的腳是一樣大小的。』

白娘娘心中暗暗稱奇，然而臉上並不更變她的神情。她對青青說：『快去預備飯，我們肚子餓了。』

青青走了進去，白娘娘便對許宣說：『今天忽然下雨，我們早晨出去，天色很好，一點也沒有下雨的樣兒，不過這次的情形，也很奇怪，我倆竟能在雨中相遇，似乎如同故舊一般，可見不幸中，也有一種「幸」的成份在內。』

許宣是一位商人，說話當然沒有如白娘娘那麼漂亮，然而他忽然說出一句驚人的話來，他說：『這也許是天作之緣，叫我倆做朋友。說不定從此我們會真正的享受人生的幸福。』

白娘娘點點頭，表示首肯之意，也不說下去了。

青青是一位很可愛的姑娘，她雖然做了白娘娘的傭人，然而她也是好出身，她的父親做過白家的管家，後來故世，母親再嫁了，家中無人照管，所以青青便在白娘娘家中做事，一半做事，一半是陪着白娘娘，作爲她房中的良友。

青青燒的菜是十分可口，大家吃飽了，心中却覺得十分高興，當然天下無不散的筵席，許宣便道謝了，告辭而別。

四

白娘娘送許宣出門以後，與青青同走到樓上，大家坐下，又談談那一天所

遭過的事，白娘娘對青青說：「你看許宣這人如何？」青青說：「許宣爲人忠厚，且有熱情，頗覺可親。」白娘娘又說：「我也以爲這人還好，不像世間一般的人，假仁假義。」

青青說：「還有一點他的腳與主人的腳一樣大小，這倒是一件奇蹟。」白娘娘笑了一聲，不下去。後來她對青青說：「你去睡罷，你一定累了。」

青青到自己房中去睡，白娘娘也預備就寢，但是，一時反而不能入睡，所以把燈吹滅了，自己在房中守着，不意天又轉晴，外邊天空中浮着一輪明月，她對着明月獨自一人在床沿上坐着，想想許宣和她坐在小船中的情形，後來又兩人同在一把雨傘下走。這便是她生平第一次感到一種甜蜜的經驗。

白娘娘在床沿上坐了許多功夫，月兒漸漸的走過房間的窗口，她覺得有點倦意，便上床安睡了。

不過那天晚上睡得最熟的是青青，一眼不合的却是許宣。這位二十二歲的青年，在這麼好的西湖上遇到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，一口伶俐的談話，一頓好吃的飯菜，還有那些甜蜜的回憶，使他心神不安了。他起初在房中踱來踱去，覺得很興奮，後來到床上去睡，但是睡不着，覺得他已經不是昨天的許宣了，在他的生命裏已經添上一種新的力，這不是古代的許宣所能分析的，他祇覺得他已經着了迷。

許宣向窗外的月兒遙望，望見了月兒裏好像有白娘娘。他又向前面的空地上望望，覺得柳樹上有青青在那裏，他閉了雙目，不能夠除去這一位女子的印

象，尤其是白娘娘的那副伶俐可愛又復可憐的神情。

許宣終於不能成寢，雞叫了，他方始朦朧的睡去，在夢中又夢見白娘娘與青青。

第二天許宣起床很遲，他的阿姊（許宣寄住在她家中。）對許宣說：『你不是生了病麼？』許宣說：『沒有，不過昨天晚上睡得不好。』他並沒有對她述明他昨天所遭遇的事。

五

他無心上店去工作，便到店中去請一天假，同時，就在心中打量如何再去會見白娘娘，後來他更換了一件新衣，把頭髮整理一下，便去見她。但是走來

走去，不能夠找到他的家。

幸而青青在街上泡水，被許宣碰見了，她便領他到白娘娘的家中。

許宣對白娘娘說：『我是來歸還你那雙緞鞋的。』

白娘娘笑着說：『何必如此要緊，你也有一把雨傘遺留在此，你如不來，我要差青青前來歸還你，不過，今晨有人來此，天又微雨，所以把雨傘給她拿去了。明天可以歸還給你。』

許宣說：『不要緊，不要緊，讓她拿去好了。』

白娘娘說：『物各有主，那柄傘是你的，當然要還你。』

許宣說：『何必分得如此清楚？』

白娘娘笑了一聲，便問他說：『你昨夜睡得好嗎？』

許宣說：『還好，』但他是一個忠厚人，知道這話不對，所以又轉下去說：『起初睡不着，下半夜睡得還好。』

白娘娘說：『那末，一定有點病了。』她一面說，一面叫青青去泡一杯參湯給他喝。

不一回，參湯泡了出來，青青很恭敬的遞給許宣喝，弄得他不知說些甚麼纔好。許宣原是人家店中的夥計，生平那裏喝過一口參湯，同時，他常端茶遞飯給別人，那裏享過如此的情福，但是白娘娘待他如上賓，這一來使許宣感激到萬分。

許宣便說：『我是一個平凡的店夥，不能如此受你們的敬禮，請你們待我如你們自己人好了。』

白娘娘心中歡迎他如此說法，所以對他說：「許先生：我們很對不起你，昨天你爲我們代付船錢，又借傘給我，在大風大雨以及雷聲中保護我們出了險，這是使我們投世不能忘記的一日。」

許宣又覺得不敢承受這一番獎勵的話，所以對白娘娘說：「小生自覺無用，不敢擔當保護你們出險的功勞，不過，有甚麼可以幫忙地方，小生是十分願意的。」

青青在旁不多說話，但她的目光常注意許宣的行動，她心中在打量道：「許宣這人，品行頗端正，這便是他的長處，存心不壞，可以與他爲友，將來或許有成。」

白娘娘對青青說：「青青，你去預備夜飯，今天要多燒幾碗菜，昨天有點

怠慢許先生了。』青青唯命是聽，便走到廚房中去了。

在會客室裏剩下的便是白娘娘與許宣。

許宣問白娘娘說：『你昨晚睡得好麼？』白娘娘說：『還好，不過有時也要醒轉來想想日間所遇到的事。』

許宣說：『那末，今晚可以早睡，我還是早點回家去，不要再打擾你們，青青說不定也許累了。』

白娘娘說：『青青睡得十分熟，今晨起來時還是我叫醒她。』

許宣說：『青青這孩子真是可人。』

白娘娘說：『不錯，她是我唯一的同伴，如果有一天，她嫁了人，我真不知道如何做人。』

許宣不知道如何答覆這個，所以說一聲：『是！是！是！』

白娘娘又說：『我們女子膽小，恨不得有些男子在家中，作我們的保護者，但是男傭人不容易找，好的很少，青青又不喜與男傭作伴，她常說，大半的男傭都是粗俗不堪，口中常出罵聲，家中被他們弄得如活地獄。』

許宣說：『很對，我們店中常聽見罵聲，有時還要演全武行，叫人難堪。』

正在那時，天又下雨，忽然又有雷聲，白娘娘忙把窗門關起來，同時天色忽然變黑。他倆在昏沉的客室中反似乎覺得快樂自在。不過，白娘娘故意說：『幸而有許先生在此，不然，我又要驚惶了。』許宣說一聲：『不敢。』同時心中一樂，因為白娘娘表現出一種很親熱的神情，這種神情是青年男子所最能

領會而欣賞的。

青青從廚房裏走出來，說：「我一人在廚房裏覺得可怕。」白娘娘說：「我們可以不怕，因為有許先生在這裏，他是男子。」

青青說：「那末請他在此留宿，可否？」

白娘娘不說甚麼，許宣說：「家中要等的，況且雷雨不久便要過去。」白娘娘說：「許先生，你這話很對。」

夜飯預備好了，大家坐在一起，外邊下着雨，他們二人覺得關在一間小的客室中是何等的平安。尤其是許宣，他覺得這裏與他自己寂寞的家一比較，便有天壤之別，所以他說：「我們在這裏頂好，我吃飯也多吃了一碗。」

在此我更要述明許宣的境地，他一向不知道甚麼叫做溫存的談話，或是受

人的尊敬。他在店中所聽見的除吐罵聲外，恐怕沒有別的，在他阿姊家中除並給他做事之外，也沒有聽見甚麼安慰，或是褒獎的話，如今白娘娘對他說的全是使他快樂的話，青青更是十分尊敬他，服侍他如同皇帝一般，這是任何人會感到滿意的。許宣是一個人，而且是一個廿二歲的青年男子，他不是一塊石頭，也不是得道的怪人，自然不能夠拒絕女子的好意，結果，他對於白娘娘與青青是十分的五體投地了，尤其是白娘娘，因為她說的話是十分體貼入微，鑽入到許宣的靈魂深處去。

那天晚上許宣歸家又是很遲，而且給他的阿姊罵了幾聲，說他這三天不知道着了什麼魔鬼似的。

六

第二天的早晨，許宣到店中去工作，但是心不在焉，作事常作錯，給店主斥責了一番，他對於工作更是消極，晚上一到，便想到白娘娘地方去談心；但是心中的內戰，因為恐怕他阿姊又要斥責他，所以他在那天晚上很早的上床，但是在床上他並沒有睡着，却在想念他最近的一段良緣。

他自言自語的說：「許宣，你這個可憐蟲，爲甚麼不生長在有錢人家？却做一個可憐的寄生蟲。」

許宣想了一回子，眼中流出眼淚來。他決意明天不去工作，却願把自己心中的煩悶去盡情的告知白娘娘。

次日，許宣果然表示着他反抗的精神，一、不與阿姊談話；二、穿好衣服之後，便一個人先到西湖邊上去步行；三、也不到藥店中去賣藥。

七

許宣在湖邊看見湖面上的風景，就聯想到那雨天與白娘娘同坐一隻小船及同用一把雨傘的往事，便又聯想到他還有一把雨傘遺失在白娘娘的家中，所以下午二時左右，他又踱到雙茶坊巷口白娘娘的家中；他一到了那裏便覺得是另一個的新世界，白娘娘款待他如同上賓，青青是如何的服侍週到，而且親熱得很，如同自家人一般。

那天下午，許宣便把自己心中的苦衷說給白娘娘聽：『依人作嫁是如何的

乏味，做一個藥店夥計是如何的沒出息。寄居在阿姊之家與寄生蟲沒有兩樣，姊夫看見他如眼中釘。」這一套的話許宣接連的說了一大套。至於要索還那把雨傘的事是完全忘却了。

白娘娘連連的點頭，表示對許宣有十二分的同情，同時也對他說出一番苦衷：「我們女子在社會上如同棄物，有了丈夫，便會有人奉承，沒有了丈夫便遭人欺侮或是遺棄，要尋一個同情的男子與他談談心，真難如登天，因為社會的組織是如此，女子惟有忍受而已。」

許宣又說：「我不願意再到藥店去做夥計，情願做些旁的事，或是自己開一個藥舖，但是缺乏資本。」

白娘娘說：「我可以幫你的忙，你可以先拿五十兩銀子去，作為一種開辦

費。」說着便叫青青去拿銀子。

這一來使許宣的心跳躍得十分厲害，同時便生出十二分的感激心來說：

『白娘娘，你實在待我太好了，我前生有何功德，此生蒙你如此救濟？』

白娘娘說：『你有的是一個馴良的心，忠厚的品格，我所願意看見的便是如你這樣的人，同時，銀子算不得甚麼，做了朋友不妨大家合作，有無相通。』

那天晚上他們吃過飯，白娘娘拿出幾本書來，內中有一篇是古代的小說，講到古人如何肯爲朋友犧牲，她讀給許宣聽，又叫他自己念一遍，青青在旁邊一一聽見，並且對他們倆的行動，視爲十二分的嚴肅而正當，就在那時白娘娘遞給許宣五十兩銀子，叫他去隨意使用，明天可以向那藥店的店主告退，不必

做別人的牛馬。不過白娘娘再三的叮囑許宣，叫他不要把這事告訴別人，也不要在藥店的店主面前表示驕傲與自大的氣概。

八

許宣受了這五十兩的銀子，又忘記拿了那把雨傘與白娘娘青青告辭了，到家中已經不早，他的阿姊又斥責他一番。但是許宣露出一種反抗的精神說：「我如今不願在藥舖裏做夥計了，他們待我並不十分好，而且，長此以往，有甚麼出息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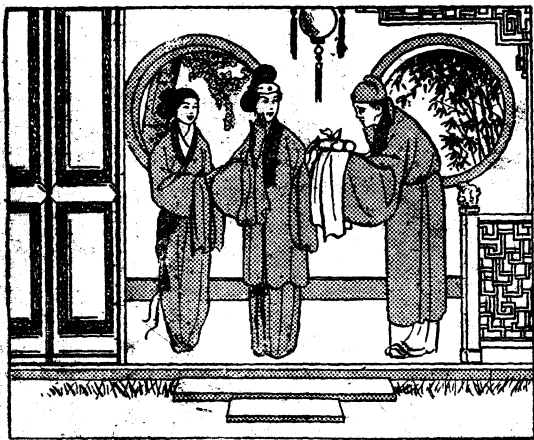
許宣的阿姊當然有點疑心，但是她說：「不到藥店作夥計，作甚麼呢？」許宣說：「我如今想自己開店，我有朋友肯接濟我。」阿姊不明白其中的原

委；那天晚上，姊夫回家，她便把這事告訴了他。

姊夫是一個小吏，爲人極其勢利，他一向不贊成許宣住在他家中，所以第二天他便詳細的查問許宣。可憐這許宣便把這事的底細，盡情的告訴了他，那知他姊夫大不贊成，叫他把這筆款子馬上歸還白娘娘，並且對他說：「一個青年的大丈夫白白的拿了一個孀婦的錢，她不是你的親，也不是你的眷，天下那有這麼好的婦人，你如果不去歸還這筆款子，將來一定要喫這婦人的虧的。」許宣不得已把這五十兩銀子歸還白娘娘。

那天，他到了白娘娘家中，面上露着憂色，並且從袋中拿出那五十兩銀子時，許宣哭了，如同一個小孩子一般。

白娘娘問他：「你遭遇了甚麼意外事沒有？」



許宣已得把十五兩銀子歸還白娘娘

許宣說：「白娘娘，我把這事完全告訴了姊夫，他叫我把這筆款子完全歸還你，並且說，你沒有這麼好的心，一定非把這錢還你不行。」

白娘娘歎了口氣，說：「許宣，許宣，你實在太忠厚了，我不是對你說過，不要把這事對誰講，如今叫我怎麼辦呢？」白娘娘也現出爲難的情形了。還是青青在旁邊說：「我們不要怕誰，先飲些酒，再說。」

那日白娘娘說話不多，青青知道她主婦的心，所以對許宣說了一些瑣碎的話。她對他說：「許先生，不要見怪，你是一位老實人，但是世上的人大都是不誠不實，結果是大家演一些活劇，弄得別人吃苦，但是這一次，你是好心，白娘娘也是好心，但是你姊夫却叫你把銀錢拿來還白娘娘，那末，豈不叫人灰心呢？」

許宣起初不知如何答覆，後來他說：「青青你說得不錯，我是一個無用之人，叫白娘娘受累，但是，我自知無用，所以希望從此不再自己墮落，做人要爭氣，而且我決意要離開了姊夫之家，獨自一人到別處去謀生活。」

青青說：「到何處去呢？」

許宣說：「我願意到蘇州去，在那裏我也有朋友，而且我希望改行，不再

作藥店的夥計了。」

白娘娘在旁聽見他們的談話，便忽然胸襟開懷起來說：「很好，許先生你先去，我們不久也要到蘇州來，因為杭州地方雖好，有西湖，有雷峯塔，而且，我丈夫的墓也在此處，但是我們不妨換一處地方。」

許宣聽見了這話，也覺得有理。所以大家贊成移居到蘇州去。

那天晚上當許宣回家去時，他帶了那把雨傘回去，同時白娘娘對他說：「許先生謝謝你借傘給我，不然，也許要遭一場傷寒症也未可知。」

許宣說：「不要如此客氣，那天雖然下雨，我倒覺得在雨下遊西湖比晴天還有趣呢？」

白娘娘說：「那末，如果明天再下雨，我們不妨再去遊西湖。」

九

那天晚上當許宣歸家，叩了半天門方始走進門，被他的阿姊罵了幾聲，第二天早晨起來較遲，又給他姊夫大罵了一頓，而且囑咐許宣說：「你這幾天做人有點反常，也許做了賊，不然一定不知道遇着甚麼人妖了，爲甚麼不好好的到藥店去工作，却把很好的光陰消磨在別人家裏，別人的錢，不但不可拿，而且也得十分小心，如今我們衙門裏出了盜案，你拿了五十兩銀子來，別人也許要說你的錢是偷來的，你該知道不勞而得的錢是不可拿的，別人給你的錢，不是要害你，便是有求於你，你連這一點的常識都沒有，還好做人嗎？」

許宣說：『五十兩銀子我已經還她了。』

他姊夫姓李，是一個小吏，說話很有理，但是存心不良，缺乏愛心，對於許宣的待遇一向不誠懇，幸而許宣的阿姊，稍微有點愛心，所以許宣可以寄居在她家中。如今這位李先生對許宣的行動大不滿意，所以心中存着一種歧視的心，要想從此驅逐他出去，不過他是小吏，所以不肯公然如此行。

那天下雨，許宣心中掛念白娘娘，不過他想：『如果我私下去，晚上又要被阿姊與姊夫責罵，不如說明了罷。』

許宣對姊夫說：『不錯，我是一個敗子，不過我做了許多事也得略爲休息，如今我要到藥店中去告假一月，在這一月中，不拿薪水也可以，但是我不願再作人的牛馬，隨便別人侮辱了。』

姊夫聽了這話，心中大怒。但是面上仍裝作偽善的樣兒，對許宣說：『你

做事與不做，不干我的事，不過我家中的錢也不多，你最好到外邊去住罷，省得大家不方便。」

許宣起初不知如何回答，後來他說：『算數，我情願搬出去。』

這一句話使李先生更加動怒了，所以說：『你要搬出去，非得把飯金一起算清不可！』

許宣知道姊夫動怒了，但是不肯示弱，所以也說：『算數，我把飯金一起算給你。』

許宣的阿姊看見他們現着怒容，知道事情有點弄壞了，她說：『大家是親眷，何必如此不客氣呢？』

但是許宣說：『吃了別人的飯，自然要還人家的錢。』

李先生也不去理他，獨自一人出去了，許宣覺得不快，也獨自一人的出去了。在家中的阿姊心中難受，惟有飲泣而已。

十

如今我要敘述白娘娘方面的事。

白娘娘並不是甚麼人妖，或是甚麼白蛇變的，她是一位有情有義的古代女子。不錯，她是一位孀婦，但是這不能夠說是她之過，她的丈夫做小官，曾經作過不端的事，因此早死，也沒有留下子女，但這也不是她之過。同時她年輕，希望再嫁，但是做官人家的婦女不易再嫁，所以她從蘇州搬到杭州來住，希望能減少些痛苦，同時她的丈夫乃是葬在杭州，所以一舉二得，她便在杭州

住下，而且幸運得很，她又遇見了許宣，這是使她更加興奮了，在她看來許宣有幾點特長，（一）他爲人忠實（二）許宣有情，有義，並不如一般人輕視孀婦。（三）這位男子並沒有做官的壞習氣。同時也不是富家子，斷不會在外作一些不端的事。有了以上幾點理由，白娘娘心中確乎很看得起許宣，而且也情願拿出錢來補救許宣的不足。不過在宗法社會之下，白娘娘所遇見的便是一些頑強的反對，與不近情理的壓迫，這便使白娘娘十二分的痛心，加以她並不是一位十分有學問的人，她所讀的書，除出一些詩文以外，空暇下來，做了幾首詩，或是畫一些畫，同時在家中又養了一些動物如兔子、金魚等等，便常在花園中遊玩，在杭州時便常到西湖去玩耍，有時借上墳爲由，便到雷峯塔去鑑賞。在那裏有一個不守清規的和尙見了這麼一個美女，早已有了一種不正當的

表示，但是白娘娘並不如一些無知無識的女子，容易上和尙的當，所以她雖沒有嚴厲的反抗，却常預先準備，每次上墳總是與青青同去，而且當那位和尙喜笑顏開的時候，她便哭了起來，在丈夫墳上，大哭一下，表示她心中的痛苦與說不出的煩悶，和尙見了她如此不可犯，當然不敢再作非分之想了。以後和尙造出一種謠言，說她是白蛇變的，無疑的是他的惡計，爲識者所不值一笑的。

同時，我也得提起許宣的姊夫李某，他也是一位色鬼，看見許宣遇到一位美女，他也不管她是誰，要作先下手爲強的人，於是他見計不售，也便附和了和尙的話，說：「這位女子是人妖，也許便是白蛇的化身。」

這樣的和尙與這些如李某的小吏是國家的寄生蟲，是害羣之馬，佛祖有了這樣的人和尙，這是佛祖的倒霉，國家有了如李某的小吏，也便是國家的倒霉，

後世之人不察，以爲白娘娘真是白蛇變的，這是中國迷信的風氣太盛，中了和尙和小吏的毒，這次雷峯塔倒掉了，乃是象徵一切被壓迫的女子也有一天翻身的日子。閑話少說。我還要把許宣和白娘娘的一段情史作一個暢快的結束。

十一

許宣自從離開了他姊夫家中以後，便常到白娘娘之家，不過她對他說：「人言可畏，日間你可常來，晚間不妨略爲遲些，但是不可住在我家中，青青不知利害，叫你住在我們家中，我並不反對，但是爲了我是女子，有許多事情仍覺不便，所以不如請你在客棧裏再住幾日，幸而不久你便要動身到蘇州去，到了蘇州，你可以住在我家中，那裏地方大，家人也多一些。」

許宣當然允許了，而且他對白娘娘說：『蒙你的感情，看得起我，不然，我許宣或許要在街上討飯也說不定。』白娘娘說：『說那裏的話，我們現在是朋友，不應該分彼此，最好有一天能成爲一家人，那更是方便，不過，我的命薄，那裏會有這種希望呢？』

許宣不是獸子，聽見這句話，便覺得很舒適，心中大大的跳動，便說：『白娘娘，小生是一個窮漢子，那裏能與娘娘配親眷？不過如蒙娘娘不棄，我也希望有一天作你的僕役。』

青青從廚房走出來，他倆也不再說下去，但見他倆面上現出緊張與舒服的表情，青青已經知道他倆的友誼一天增加一天了。

十二

隔了幾天，許宣將要動身赴蘇，忽然接到一封信，那是從他姊夫處來的。叫許宣到他的地方去一次，許宣不知其中的奸計，便到他那裏去了，豈知他去，便被兵卒捉住，說他是做了賊，偷了政府裏的錢，便在他身上搜查，果然搜出一些銀子，許宣說：『這些銀子是我的盤川。』那些兵士說：『你做藥店的夥計，怎的會有許多銀子？』許宣心直口快，便說：『這是白娘娘借給我的。』他當然沒有心思去害白娘娘，但是却上了他們的當，那些兵士便問清了白娘娘的地址，馬上前去捉人，因為這是有入暗中指使，設下毒計要陷害白娘娘，幸而她是一位多智的女子。兵士在外邊叩門，她便知道事情不佳，一方面

叫青青趕快把二兩鎖好，一方面便拿些貴重的物件，她便與青青從後門逃出生難。等到兵士去搜索時，已經不見有一個人，同時，他們所看見的是一些兔子與金魚等動物，凡不愛動物的人都覺得那些是討厭的東西，他們也許看見了這些蟲類，與四脚蛇，於是兵士們相信白娘娘與青青是捉摸不定的人妖，那種無稽的謠言更熾起了。

兵士們捉不到白娘娘，便又去與許宣糾纏，並且把他囚在獄中。最可恨的，那些小吏竟定了許宣半年監禁的罪，移送到蘇州。

這是使許宣心中起了許多的爭執，在他耳中所聽到的都是一些不祥之語，最惡毒的話便是聽見旁人說，白娘娘並不是女人，乃是蛇變的，他聽見了這話，心如刀割，在古代迷信的空氣中，加以許宣如今處在羅網中，所以將信將

疑，不知如何定他的方針。同時，白娘娘與青青很狼狽的出了險，在外邊找了許久，方始找到了一處安身之所，她們倆成爲患難之交，所以並沒有像主僕的樣兒，別人看見她們，也有人憐恤她們說：「可憐，這二位年青的姊妹，不知她們爲甚麼如此的狼狽？」

白娘娘對青青說：「自從我出嫁到如今，可說沒有一天得到安息，從前丈夫在時，家中有許多客人，也是弄得糾纏不濟，如今家中無人，但是不知怎的常碰到仇人，偶然遇見一位好人如許先生者，如今不知道他存亡如何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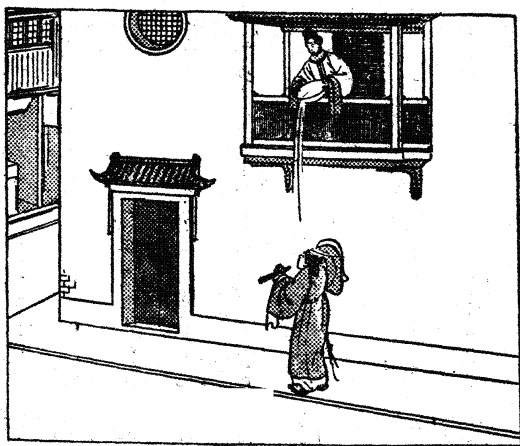
青青說：「主婦不要着急，好心總有好報的，許先生雖然一時吃了苦，受到別人的暗算，也有一天會出山的。」

白娘娘說：「青青啊；我願你的話能夠應驗。」

十三

隔了半年，許宣從獄中出來，到友人家中去尋訪，事有湊巧，他的友人正在家中，所以他倆得以相見，那人姓王。許宣對王先生說：『我做錯了事，坐監半年，你可以幫我一些忙麼？』那人是一位正人，同時又有愛心，所以接受了。他，許宣得以重見天日，都是那位朋友之恩，可見友人有時比自己親着更加有情義。

一天，許宣在街上走，無意間，忽然從樓上倒下一些水來，落在許宣身上，弄得他莫明其妙，抬頭一看，樓上潑水的人不是別人乃是白娘娘。許宣一看見是她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，因為他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他便呆立在那裏不



忽從樓上倒下一些水來

說甚麼話，還是白娘娘對他說：「許先生請稍停，我有話對你講。」

青青從屋內走出來，輕輕的對許宣說：「對不起，白娘娘不好意思大聲叫你，所以潑下水來，快點進去揩去頭髮上的水。」

許宣便跟了青青走進去，裏面裝飾得很整潔，如同從前杭州一般，白娘娘看見了許宣非常快樂，對他說：「許宣，我在此已經是半年了，屢次

想設法來找你，但是不知道你在何處，此刻在無意中找到你，也許是天作之緣啊！」正如古傳所云：

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

許宣是一位很直爽的人，他對白娘娘說：「爲了我拿你的銀子，被人告發，說我是偷來的，我當然不承認，當他們來捉你時，你逃到何處去呢？」

白娘娘說：「哎，我如果像你一般老實，當然也是被他們捉將官裏去，但是幸而青青眼快，手快，我們得以生全。」

青青在旁說：「幸而娘娘眼快，手快，心快，得以逃過那些兵卒的毒手，不然，今日也許做了那些官吏的犧牲品，或是被他們擄去做小老婆，也未可知。」

白娘娘對青青說：「不要說得太過份，官吏也得講理，斷不會做這樣無禮的事。」

許宣說：「但是，我不明白爲甚麼別人說你是人妖，或是說甚麼白蛇變的？」

白娘娘說：「許宣你相信嗎？」

許宣不說甚麼，却在那裏呆着。

白娘娘便說：「許宣，許宣，做人要有點常識，人是不會變成蛇的，蛇也不會變成人的。一個不良的人，我們可以稱之爲蛇，或是罵他一聲畜生，但是人還是人，蛇還是蛇，人不會變蛇，蛇也不會變成人。此理甚明，別人要陷害我，便說出那不近情理的話來。」

許宣給她這麼一解釋，便笑了起來說：「娘娘，你的話很對，從前我不明白，如今我明白了。」

白娘娘說：「不錯，別人的話不可全聽，比如有人告訴我，你在獄中已經死掉了，也有人說你已經發了瘋，但是我不敢相信，因為我相信你是個忠厚的人，而且也斷不會發瘋的。」

許宣如今方知道有人在外邊設法想要陷害他，便說：「那末 我如今明白了，或許我的入獄也是別人要陷害我。」

白娘娘說：「不祇要陷害你，也還要加害於我。」

許宣說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白娘娘說：「我在杭州時，有一位姓李的，據說是你的姊夫，竟冒充了你

的名字來見我，並且用了各種方法來引誘我，叫我與他發生愛情，但是你須知道，我不肯作如此不正當的事，也是不肯做如此負心的事。

許宣聽見這話，心中忽然發出一股怒氣說：「我的姊夫不是人！」

白娘娘：「你的入獄，我的逃難，都是這人播弄成功的。面子上當然是一位官，心中却有着毒蛇的心。」

青青也說：「讀書人讀了一些書，常歡喜做欺侮婦女的事，這是文人無行，古今一例，可歎！」

十四

那天晚上，白娘娘留住許宣，大家吃了晚飯，然後對許宣說：「許宣你如

今怎樣？」

許宣說：「我的朋友王君替我已尋好了一家藥舖，希望明天去上工。」

白娘娘說：「這是很好的，你有事做，生活安定，一切都順當了。」

青青在旁參加說：「許先生，我們女子所希望的，無非有男子能保護我們，如今白娘娘常受別人的凌辱與欺侮，不知道你是否有意娶她為妻嗎？」許宣說：「如果蒙白娘娘垂青，那有不遵命之理。可恨我家中無錢無衣，不知如何是好？」

白娘娘對許宣說：「物質方面的需要，請你不要擔心，因為這是容易設法的。我們所要追求的乃是精神上的愉快與安慰，這一點希望你格外注意。」

許宣雖然是一個不學無術的小商人，然而知道白娘娘的好心，所以面上帶

着笑容，口中連連道謝，青青在旁說：「許先生請喝茶。」

以上的一段是說明許宣如何從苦中尋到樂境，在這種快樂環境中，無論甚麼人是會感到生命的價值。白娘娘在供給許宣一切物質上的需要時，同時她的靈魂深處感覺到人生的秘訣，那就是「施比受更為有福。」

十五

不過，這種的理想生活過去得很快，許宣的東家也是一位姓李的，他開了藥鋪，生意頗好，年紀雖已老大，卻還是尋花問柳，在無意間聽到許宣有一位女友，生得十分漂亮，這位李老闆便起了惡意，以為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不應嫁給藥店的夥計。

所以，有一天，他故意對許宣說：「你年紀大了，我為你介紹一個女子，做你的老婆好麼？」

許宣說：「謝謝你，我已經有一位女子，不久，我們便要結婚了。」

李老闖說：「那末，有便時，請她到我家來玩玩。」

許宣當然允許，所以隔了二天，許宣約了白娘娘同到了李老闖的家中。李老闖看見了白娘娘驚爲天人，待她非常客氣。擺一桌很好的筵席請他們二位，其實是祇爲了一位白娘娘。

我們要知道李老闖請客的動機是不正當的。不過他是一個老奸巨滑的商人；知道如何裝出假仁假義來。那天晚上吃飯以後，許宣陪了白娘娘歸家，一切都順利，沒有意外，白娘娘心中雖有點懷疑，但是不敢說甚麼。豈知李老闖

請了一次，又來一次，接連的請他倆。有一天，李老闆做壽，大擺酒席，又請白娘娘，同時卻不請許宣。

白娘娘不知道內裏的陰謀，便打扮好了，前去祝壽，豈知李老闆用了計請白娘娘喝酒，並且用了毒計，把白娘娘軟禁在一間內室，意思是要去侮辱她。在平常女子遇到這種毒手，也許要墮落，但是白娘娘是一個很敏捷的女子，她便在牆上畫了一些小白兔，四脚蛇之類東西，自己却躲在床的後邊，等到李老闆走進去時，不看見白娘娘心中已經慌張不定，忽然看見壁上的動物，便大大的驚駭起來，向後一退，便跌倒在門檻上，這一跌使他更受痛，連連的呼叫說：『有白蛇，有白蛇！』在衆人混亂的時候，白娘娘便從人叢中逃了出來。

此後，李老闆就在外宣揚說：『白娘娘是白蛇的化身。不是一個好女

子。』這豈不是大大的侮辱女性嗎？

這話傳到許宣的耳中，又使他懷疑不定，不知應該不應該娶白娘娘為妻，同時，李老闆又辭去了許宣的職，因為許宣還是同情白娘娘。

十六

就在這裏，我願意加入一二句閑話。許宣是一位忠實的男子，但是爲了沒有錢，也沒有勢，所以在一般的官吏與商人看來，是不配有一個美貌女子做他的妻子。他如果真的要想吃天鵝肉，惟有下獄，或是成爲一個犧牲者，同時如果一個女子，不知自愛，與一個沒出息的男子戀愛，結果也惟有受資本家的欺侮與凌辱，這是社會的不平等，自古已然。

有一天白娘娘在街上行走，遇着一位行法術的人，他一看見白娘娘便說：「你是人妖，是白蛇的化身。」白娘娘很生氣，便對他說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那人說：「你如喝我的仙水，便會顯得原形，變成白蛇。」白娘娘很生氣，便說：「很好。」她一壁說，一邊把仙水喝了下去，但是並沒有變成白蛇。大家看見了這事就都說行法術人不對，但是事後，大家散開，也沒有人去替白娘娘登報申明，因為那時並沒有甚麼日報。

我的故事將要告結束了，在西湖雷峯塔相近有三個人坐在小船中盪漾着，一位是許宣，一位是許宣的夫人，原名白娘娘，其餘的一位乃是他們的好友青
青。

以後的事，據古傳所說大約是一些和尚的禁慾主義，把白娘娘當作白蛇，

並且推她到西湖的水中，以後又用雷峯塔來鎮壓她，但這些都是迷信的話，不足以代表佛門的正誼，所以我的故事便到許宣與白娘娘成婚爲止。

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初版

White Lady 白 娘 娘 (中文本)

◀ 有 著 作 權 不 許 翻 印 ▶

著 者
謝 頌 羔

發 售 處
競 文 書 局

上海愛文義路七九六號
電 話 三 四 九 九 一

經 售 者
協 華 圖 書 公 司

天 津 路 二 五 二 號
四 樓 四 八 號

印 刷 者
集 成 印 刷 所

北 河 南 路 三 六 五 弄
電 話 四 二 六 〇 八

實 價 每 册 一 角 五 分

(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)

